

全国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协编教材之三

古代汉语参考资料



古代汉语参考资料

甲编 第一冊

河南师范大学函授部印

序

这本《古代汉语参考资料》是全国部分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同志共同协作编辑而成的。

古代汉语是高等学校文史系的一门基础课，目的是使学生具备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有阅读古书的能力，以便于开展语言、文学、历史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要通达古代汉语，必然要有文字、音韻、词汇、训诂、语法的知识，并且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之类的知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增长学者阅读古书的能力，在一般教材之外，很需要有一本适应的参考资料供学者阅读。本书编者根据多年教学经验，从各种书籍杂志中把与学习古代汉语有关的资料选辑在

一起，分类编录，集成一册，学者可以免搜求之劳。这对教学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值得我们称赞。

就本书编选的内容来说，甲编是有关基本知识的讲述和参考资料，乙编则属于专题的探讨，内容相当丰富，读者可以从中取裁。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书中各类文章，兼采众说，不主一家，对读者博闻多识，开拓思路，尤为有益。无疑问，这一定是读者所欢迎的。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八日 周祖謨 谨序

说 明

古代汉语是高等学校文史各系的基础课或工具课之一。古代汉语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料。解放以来，虽然有些《古代汉语参考资料》出版，但大量的材料，仍分散在各报刊或各类文集。这种状况，给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造成许多困难。为了适应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全国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材协作会议四平会议决定，并经领导小组研究，委托河南师范大学与会同志编一套《古代汉语参考资料》。编辑的指导思想是：

一、结合“古代汉语”教材协作会议制定的《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草稿），分单元编辑。《资料》可分甲乙两编，甲编供高等师范院校学生用，乙编供教师和研究生参考。

二、甲编编辑有关音韵、文字、训诂、语法、工具书以及文化常识方面的一般材料，乙编选编“五四”（酌情收入“五四”以前的少量材料）以来各报刊、文集（以解放前为主）中语言学家的部分专论。

三、为了使分量不致过多，甲编有些材料应加以改编（目录凡署名“编者”的，都是根据现有材料改编的）。选自各院校教材或报刊的材料尽量保持原样（有些文章原用旧式标点的，改用新式标点，有些未改）。不论经过改编与否，都注明根据的原材料或出处。

《古代汉语参考资料》的选目，由协作单位和编辑人员共同提出，又经各协作单位提出意见或建议，几经增删，方且定稿。

本资料的目录曾送北京大学王力先生和周祖谟先生审阅，并得到两位先生的支持和指导。王力先生给本资料题写了资料名称“古代汉语参考资料”，周祖谟先生撰写了《序》。编者谨向两位先生表示敬意。

参加本资料编辑具体工作的是：河南师范大学许钦承、陈天福、张启焕。在编辑和印刷过程中，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及函授部的领导和同志、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和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付教授赵天吏先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曹述敬先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这里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资料不足和编者见闻不广，资料的取舍受到极大限制，谈不上什么系统性。不妥之处犹为难免。我们诚恳希望专家、读者指正。

编 者

目 录

中国音韵学史之鸟瞰	张世禄	(1)
略谈“三十六字母”的古今语音关系 (上)	周梦贤	(15)
略谈“三十六字母”的古今语音关系 (下)	周梦贤	(22)
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	昌 厚	(26)
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韵母	昌 厚	(58)
上古声纽韵部分类及		
常用字归类表	编 者	(91)
中古声纽韵部分类及		
常用字归类表	编 者	(103)
文字和文字学	曹伯韩	(130)
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	李 荣	(147)
《说文解字》概述	钱剑夫	(185)
《说文解字》部首楷化和今读	编 者	(208)
古籍重印与汉字简化	于在春	(235)

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表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240)
古音通假的条例以及通假字的读音问题	赵天吏 (249)
常见假借字表	编 者 (260)
四		
字音三问	任铭善 (284)
古书的读音问题	选自中山大学中文系编《古代汉语》 (295)
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	吕冀平 陈欣向 (313)
古书中常见的破读异读字表	编 者 (332)
五		
词汇和词汇学	周祖漠 (356)
谈一谈训诂学	陆宗达 (376)
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	殷孟伦 (387)
声训	王 力 (405)
传注训诂例述略	蒋礼鸿 (418)
古书的注解(上)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423)
古书的注解(下)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431)
汉字的各种字义和各种训释	傅东华 (440)

一字多义和一义多字	傅东华	(447)
语法与语法学	邢公畹	(453)
《马氏文通》述评	周钟灵	(464)
文言语法鸟瞰	王 力	(474)
几种讨论古汉语虚词用法的著作述评		
……节选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古代汉语》		(481)
诗律(上)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510)
诗律(下)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523)
词律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547)
词谱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567)
曲律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600)
曲谱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613)
曲韵常用字表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631)
古文的文体及其特点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651)
古书的句读	选自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660)
谈谈文言文的翻译	许钦承	(676)
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	刘世南	(689)

中国音韵学史之鸟瞰

张世禄

讲起音韵学，是多么的专门，中国音韵学史的内容，又多么的复杂！对于这个地域里，我只把我从高塔的顶尖上所看到的东西，来和本志的读者谈谈。也许有讲得不对，便当做我看得不周罢了！

二十年，四月十二，禄附志

一 古代的音韵谈屑

西汉以前，中国实在没有音韵学；时人只有偶然间谈到发音的事实。什么“开口，阖口”；（《管子·小问篇》）什么“内言，外言”；（《公羊》宣八年传）“长言，短言”；（《公羊》庄二十八年传）什么“徐呼，疾呼”，（《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什么“横口，呶口，”（刘熙《释名·释天》）什么“舌头，”“舌腹，”（《淮南·修务训》注，及《释名·释天》）这一类的话，很难使人明瞭；而且只是一些谈片，不能说是音韵学。江永以为《周官》里载有“谕书名，协辞命”的专员，就说“当有其书，今不存。”（《音学辨微·引言》）以为那时有音韵学的书籍，终未免过信古人，当然不能认为考证得来的史实。颜之推说

“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尤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家训·音辞篇》）

可见周、汉人关于音韵的谈片，只是一些含糊疑混的话。我们要推究中国音韵学的创始，只能从反切和韵书发生以后讲起。

二 反切的起源

中国音韵学的萌芽和发展，与梵文拼音学理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周、汉文辞当中，常常应用双声叠韵的联绵词，（见钱大昕《音韵问答》）已经有所谓“二合”之音；（见刘师培《正名隅论》）反切之理，也可说是在古代已经具有了。但是一般注字解经，大都只用“譬况”，“读若”的直音方法，不是用二个字来切成一个音。“反切”的方法，总是到了汉代末年，才形成，才发达。当时许多儒士，喜欢谈谈佛法，因之有通音理的。佛教的传播，梵文拼音的学理，也因之输入，这种情形，和明、清时代基督教士传入西洋的语音学理，正是一样。中国反切的起源，实在是受了梵文拼音学理的影响。（详吴稚晖《国音沿革序》）颜之推说：

“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家训·音辞篇》）

反切的发明，虽然不一定是孙炎：有说毛、郑注经，已经应用反切了；（刘师培《正名隅论》），有说是起于王肃应劭的

(章炳麟《音理论》)，也有说是起于卫宏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十，卫宏《古文官书》)总之，反切的方法，到了东汉以后，才风行于世。自从反切风行之后，有人就把音切相同的字，类集起来，做成韵书。颜之推所说“厥后音韵锋出”，就是指李登《声类》，吕静《韵集》，以及两晋南北朝诸家的韵书而说。

三 四声的分别和韵书的发生

韵书里用“四声”来分别韵部。中国四声的由来，也是在汉魏之间。《封演闻见记》说：“李登以五声命字”；《魏书·江式传》说：“吕忱弟静放李登之法，作韵集，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这里所谓宫、商、角、徵、羽，就是指平、上、去、入四声，大概宫商是平，徵是上，羽是去，角是入；(徐景安《乐书》有此说)。因为那时还没有平、上、去、入的名目，就借用宫、商、角、徵、羽五个字来分别。所以四声并不是起于沈约。(赵翼《陔余丛考》有《四声不始于沈约》一则)。不过到了沈约那时，开始应用四声的理来作诗作文罢了；他就是声律论的创造者，他做一部《四声谱》。《封演闻见记》说：

“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四声的名目和应用，大概到了这时，已经渐渐的确定。后来隋朝陆法言作《切韵》，所分隶的四声，和沈约诗文上所用的，很多吻合。足以见得沈氏《四声谱》，在往后的韵书

上，实在有绝大的势力。（本纪昀《沈氏四声考》）

四 切韵一系的韵书

陆法言《切韵》一书是综集魏晋南北朝诸家的韵书而成又开唐、宋韵书的始祖，在中国音韵学上，是很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唐代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孙愐的《唐韵》，李舟的《切韵》，以及宋代陈彭年等的《广韵》，大都依照陆氏《切韵》的体例，略加以修整增广罢了。所以覆宋本《广韵》卷首，还注明“陆法言撰本”。现今陆氏原著以及《唐韵》等，统统亡佚了。最近发现有唐写本《切韵》（敦煌石室本）唐写本《唐韵》（蒋氏藏本）以及《刊谬补缺切韵》（清内府本）等的残卷，总非完书，只可以当做我们参考的资料，所以现在要研究隋唐韵书的，仍不得不以《广韵》为主体。《广韵》以后如《集韵》《礼部韵略》《五音集韵》《韵会举要》《韵府群玉》《佩文诗韵》等书，虽然编制方面略有变更，根本上只是受《切韵》的支配，可以叫做《切韵》一系的韵书。这一系的韵书，音韵学上叫做“今音”。所谓今音，并不是指现代的音。段玉裁说得好：

“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经韵楼集》卷八，王怀祖《广雅注序》）

所谓今音，只是指魏晋唐宋间的语音；以周汉为古，就以魏晋唐宋为今。还有一层关系，唐宋明清间，文人所作“近体”的诗歌，以及政府考试的功令，都以《切韵》一系的韵书做标准。陈彭年等校定《广韵》，只是为了“设教崇文，悬科

取士，考覈程准。”我们晓得，旧文学上，有古体和近体的分别，（诗有古诗，律绝诗的分别，赋有古赋，律赋的分别。）作古体的，要依照古韵，作近体的，要依照今韵，就是依照《切韵》一系的韵书。古音和今音的名目，原来在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关系。文学是代表语言的，语音一有变迁，文学上也就发生一个革命，和文学语言都有关系的韵书，当然也不能不发生一个变化，这就是戏曲文学和北音韵书出来的缘故。

五 北音韵书别派

和《切韵》一系相对立的，就是北音韵书。这一系韵书的创始者，是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周德清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中原音韵自序》）可见《中原音韵》一书，是预备作北曲之用的，是依照那时中原之音的，中原就是那时帝都所在的北平一带。后来的《中州音韵》、《词林韵释》、《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等书都是属于这一系的。他们和《切韵》一系的不同，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切韵》一系是隋唐时综合古今南北语音而作，陆法言说：“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切韵序》）是混合多种语音系统于一书，内容是很复杂的。北音韵书，大都是依照近代的北音所作，在语音系统上，是比较单纯的。

（二）宋代《广韵》《集韵》以后的这一派韵书，可以说都是纸上空谈，和当时实际的活语，并没有什么关系。文人口中所说的话，和他们所作的诗歌，完全是不相干的，所以周

德清说他们是“板行谬语，”说他们是“年年依样画葫芦”。(《中原音韵自序》)至于北音韵书，是依照那时北方的音，和近代最流行的语言，可以两相符合。

北音一系的韵书，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现今国语，以北平的音做标准。国语势力的形成，就在元明清这三个时代。我们要推迹近代“国语统一运动”的历史，我们要考证“注音符号”里音素的来源，都应当以北音一系的韵书做主要的材料。

六 字母和等韵的由来

中国韵书，分做二个系统，上面说过了。韵书的体例，除以四声分韵之外，又于各字下注明反切。虽然他们四声的系统，彼此有异同，注明反切的方法，也有些出入，而这种体例，总是一致的。我们再来讲反切的道理。反切方法，总不外“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韵书上依据各字的收韵，分成许多韵部，而且有“东冬钟江”等的标目。至于各字的发声，从前没有依据归类成为一书的。因之过去音韵学上有“叠韵易知，双声难明”的话。到了唐末守温才制定“三十六字母”，为双声的标目。到了宋代，才有人把韵书中的字，依字母的次第。排列成许多图表。陈澧说：

“自汉末以来，用双声，叠韵为切语；韵有东、冬、钟、江之目，而声无之。唐末沙门，始标举三十六字，谓之字母。至宋人乃取韵书之字，依字母之次第而为之图，定为开合四等，纵横交贯，具有苦心，遂于古来韵书切语之外，别成家一之学。”(《切韵考外篇自序》)

实在等韵学上所讲的只是反切的方法，他们以为韵书上所注明的反切，不很明显，于是利用守温的字母，作声类的标目，依据韵书上的韵目，把字音一纵一横的排列起来，就是用一声一韵，各各拼切，合成各个的字音。他们列成许多音图，叫做“等韵表”；实在并非于韵书切语之外，别成一家之学；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把韵书上的切语解释得更精密，更明显罢了。“三十六字母”的由来，也是梵文字母转变成功的。（参看吴稚晖《国音沿革序》）应用梵文的拼音学理，把当时中国语的发声分析为三十六类，就用“见溪群疑”等三十六个汉字来代表。（详陈澧《切韵考》卷六）这样看来，等韵学只是第二步的应用梵文拼音学理，来讲明反切罢了。

七 等韵学的流别

等韵学上，对于“三十六字母”，大概分做“七音”，就是几组的声类；每一组的声类，后来又有“清、浊”，“声等”的分别。对于许多韵部，不但有四声的区别，又把他们分做几个“呼等”，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的不同。综合四声、呼等，列成一个图；从中取出最主要的韵素，用一个字来代表，这就是“韵摄”。等韵学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各等的分别。近人高元的《国音学》里，有一篇《韻等呼论》，把等韵学分为宋元派和明清派。郑樵的《七音略》，以及《韵镜》、《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切韵指南》等书，属于宋元派。《康熙字典》前面的《切字要法》以及《华梵字谱》、《等韵一得》等书，属于明清派。宋元分析呼

等，是用韵素的基本音调来做标准；明清派的分析呼等，是用圆唇和不圆唇来做标准。前者并且可以有八等的分别，后者则限定开、齐、合、撮四等。我的假设，所谓宋元派的等韵学，要合于《切韵》一系的韵书，所以他们的分等，比较的复杂。所谓明清派的等韵学，是要接近北音的系统，所以他们的分等，很合于现今注音符号上结合韵母的拼音。前者可以说是今音派，后者可以说是北音派。不过明清时代，也有今音派的等韵学，如江永《四声切韵表》，李光地《音韵阐微》。（《音韵阐微》也只用开、齐、合、撮来分各部。）至于戴震的《声类表》，更用来包罗古音了。

八 近代声类和三十六字母的异同

宋后等韵家大都对于“三十六字母”，总是抱着遵守的态度，以为“不可增减，不可移易。”但是后来方言的转变，总觉得和“三十六母”有枘凿不相入的地方，——尤其是北音。戴震《声类表》里，改做四十类；李氏《音鉴》里，又建立三十三字母。至于《韵略易通》的《早梅诗》二十字，《五方元音》的二十字母，都是接近于北音的。劳氏《等韵一得》虽然仍沿用“三十六字母”，可是把喉音另列一类，不当做纯粹的声类看待；又把其中“晓匣”二母归入“见溪”一组当中，天然的和注音符号上《、ㄤ、ㄏ、兀》一组符合了。总之：近代等韵家分析呼等和字母，多少总渐渐趋向于注音符号上的系统。这又是国语统一运动史上应注意的一点。